

382350

857.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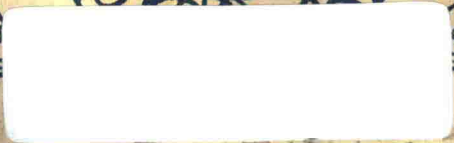
00714

象牙戒指

盧隱 著

＊ 文學研究會叢書 ＊

1938



RWT 769/06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初版

(二一八六二)

文學研究
會叢書
象牙戒指一冊

每冊實價國幣柒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廬 隱

發行人 王 雲 五
長沙南正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長沙南正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埠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象牙戒指

一

盛夏裏的天氣，烈火般的陽光，掃盡清晨晶瑩的露珠，統御着宇宙，一直到黃昏後，這是怎樣沉重悶人的時光呵！人們在這種的壓迫下，懶洋洋的像是失去了活躍的生命力，尤其午後那更是可怕的蒸悶；馬路上躺着的小石塊，發出孜孜的響聲，和炙人腳心的灼熱。

在這個時候，那所小園子裏垂了頭的蝴蝶蘭，和帶着醺醉的紅色的小玫瑰，都爲了那嚇人的光和熱，露出倦怠的姿態來，只有那些深藏葉蔓中的金銀藤，卻開得十分茂盛。當一陣夏天的悶風，從那裏穿過時，便把那些濃厚的藥香，吹進對着園子開着的門裏來。

那是一間頗幽靜的書齋，因為天熱，暫時在南窗下擺了一張湘妃竹的涼榻，每天午飯後，我必在那裏休息一個時辰，這一天我纔從浴室裏出來，將涼榻上的竹夫人擺好，正預備要睡。忽見門房的老楊進來說，外面有一位女士要會我，我連忙脫下浴衣，換了一件白色的長衫，外面的人影已漸漸近了，只聽那位來客叫道：『露沙在家裏嗎？』這是很熟習的口腔，我猜是素文，仰頭望窗外一張，果然是她。那非常矮小的身段，正從茶藤架下穿過來，不錯，我想起來了，我因為要詳細知道新近死去的朋友沁珠的往事，而她一向都很清楚她，所以我邀她今天來把這段很富有浪漫情趣的故事告訴我。

我們是很不拘泥什麼的朋友，她一來就看上了我的涼榻，一倒身便睡在上面，同時還叫道：『這天氣夠多熱呀，快些給我一杯冰震汽水，——如果有冰結林，那就更好了！』我叫張媽從冰箱裏拿出兩瓶汽水，冰結林卻不會預備，不過我家離賓來香很近，吩咐老楊打了個電話，叫他送來一桶檸檬的，這種安排使得素文格外起勁，她躺在竹榻上微笑着說：『這是一種很好的設備，爲了那一段驚人的故事，而且也是很合宜的。』

我們把綠色的窗幔垂了下來，使得屋內的光線，變成非常黯淡，同時喝着冰汽水。在一切都覺得適意了，素文從衣襟裏的小袋子內取出一個小小的白色的象牙戒指，她一面嘆了一口氣說：「你別看這件不值什麼的小玩具，然而她卻曾監禁了一個人的靈魂。」」

我看了這個戒指，忽然一個記憶衝上我的腦海，我驚疑的問道：「素文，我記得沁珠臨死的時候，手上還戴着一隻戒指，和這個是一色一樣的，當時給她穿衣服的人曾經說：她要把這隻戒指帶到棺材裏去……但是結果怎麼樣？我因為有事沒等她下棺，就先走了……難道現在的這隻戒指，也就是她手上帶的那隻嗎？」

素文搖頭道：「不是那一隻，不過牠們的來處卻是相同的。」我覺得這件事真有些浪漫味道，非常想知道前後的因果，便急急追問素文道：「這是那一位送給沁珠的，怎麼你也有一隻呢？」

「別焦急，」她說：「我先簡單的告訴你，那戒指本來是一對，是她的一個朋友從香港替她寄來的，當時她覺得這只是很有趣的一件玩物，因此便送了我一隻，但是以後發生了突然的事變，她那隻戒指便立刻改了本來的性質變成富有意義的一個紀念品了。」

「這真是富有趣味的一段事實，請你把詳細的情節仔細告訴我吧！」

「當然，我不是要告訴你，我今天就不必來了；並且我還希望你能把這件事情寫下來，不用什麼雕飾，她的一生天然是一首悲豔的詩歌。這就是一種完美的文藝——本來我自己想寫，不過你知道，最近我的生活太複雜，一天東跑西顛的，簡直就沒有拏筆的工夫。再者三四天以後，我還想回南邊家裏看看。」

「好吧，」我說了：「你就把她的歷史從頭到尾仔細說給我，當然我要盡我的力量把她寫下來。」

於是她開始說了，下面便是她的敘述，我沒有加多少刪改——的確，素文很善於辭令，而沁珠的這一段過去，真也稱得起是一首悲豔的詩歌。

在那年暑假後，學校剛剛開學的一天下午，我從寢室裏走了出來，看見新舊同學來了不少，覺得很新鮮有趣味，我便同兩個同學，名叫楊秀貞和張淑芳的，三個人一同坐在屏風門後過道

上的椅子上，來來往往的，都是些年輕活潑的同學；有的手裏擎着墨水瓶，脅下挾着洋紙本子到課堂去的。有的抱着一大堆音樂譜子，向操場那面音樂教室去的。還有幾個捧着足球，擎着球拍子，到運動場去的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從屏門外來了一個面生的新學生，她穿着一件淺藍色的麻紗短衫，腰間繫了一條元色的綢裙，足上白鞋白襪，態度飄洒，丰神秀麗，但是她似乎有些竭力鎮靜的不自然的表情。她跟着看門的老頭徐升急急的往裏走，經過我們面前時，她似乎對我們看了一眼，但是我們是三對眼睛將她監視着，她立刻現出非常窘迫的神氣，並且非常快的掉轉身子，向前去了。

「嘿！你們猜剛走過去的那個新學生，是那一科的？咱們跟着瞧瞧去吧！」秀貞說着就站了起來。

「好好，」淑芳也很同意的叫着，當然我也沒有反對的理由，於是我們便追着她到了學監辦公處，我們如同把守門戶的將軍，向門兩邊一站；那位高身材略有幾個麻點的學監，擡頭看了我們一眼，但是她早已明白這些年青人的好奇心理，所以她並不問我們什麼，只向那個新學生

一看，然後問道：

「你是來報到的嗎，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是的，我叫張沁珠。」

「進那一科的？」

「體育科。」

「你今天就搬進來嗎？……行李放在那裏？」

「是，我想今天就搬進來，行李先放在號房。」

「你到這邊來，把這張單子填起來！」

那個張沁珠應了一聲，便向辦公桌走去，於是那位學監先生便回過身來，對我們含笑道：「你們來，別在那裏白站着看熱鬧……張淑芳，你是住在二十五號不是？我記得你們房裏有一個空位子？」

「不錯，是有一個，那是國文科程煌的位子，她送她母親的靈柩回南去了。」

『那麼就叫張沁珠補這個空位子，你們替我帶她去，好好的照應她，有什麼不清楚的事情，你們告訴她，——我就把這件事交給你們了。』學監說完，又轉身對張沁珠道：

『你跟她們去吧！』張沁珠答應着退出來，跟着我們上了樓梯，沒有走多遠，就到了二十五號房的門口。張淑芳把門推開，讓沁珠進去。沁珠看見這屋子是長方形的，兩旁整整齊齊擺了四張木牀，靠窗戶右邊那一架空着；其餘那三架都鋪着一色的白被單，上面放着洋式的大枕頭。有的上面繡着英文字，有的是十字布挑成的玫瑰花。

『請坐吧，張姊姊！』淑芳向沁珠招呼，同時又向我說道：『素文，請你下去叫老王到門房把張姊姊的行李送到這裏來。』

我便邀着秀貞同去，我們兩人一同走，一面談話，秀貞說：『素文，你覺得張沁珠怎樣？』

我說：『長的也沒有什麼特別漂亮，只是她那一對似蹙非蹙的眉毛，和一對好像老含着淚水的眼睛，怪招人喜歡的，是不是？』

『對了！我也是這樣說，不過我更愛她的丰度，真是有一股俏皮勁。』

我們談着已來到號房，老王正在那裏閉着眼睛打盹呢！我們大聲一嚷，把他嚇得跳了起來，揉着眼睛問道：『你們找那一位？』

秀貞和我都不禁笑道：『你還在作夢吧；我們找誰！——就是找你！』

老王這時已經認出我們來，說道：『原來是楊小姐和王小姐呵。』

『對了，你把新來張沁珠小姐的行李，扛到樓上二十五號去，快點！』我們交代完，就先跑回來了。不久老王就扛着行李進來了，他累得發喘，沿着褐黑色的兩頰流了兩道汗水，他將行李放在地上，並將鋪蓋捲的繩子打開，站起來道：『小姐們還有什麼事嗎？』

『沒事了，你去吧！』秀貞性急的叫着。淑芳含笑點頭道：

『你怎麼還是這個脾氣，』同時叫道：『老王慢着，你把這蚊帳給掛上。』老王爬上牀去掛帳子。只見秀貞把鼻子向上聳了聳，兩個深黑而活潑的眼球向四圍一掃，慙慙十分，惹得我們都大笑起來。沁珠走過去握着她的手道：『你真有意思！』淑芳接言道：『張姐姐，你不知道她是我們一級裏的有名的小皮猴。』

「別瞎說了！」秀貞叫道：「張姐姐，你不用聽淑芳姊的話，她是我們級裏出名賢慧的薛寶釵。」

沁珠笑道：「你們竟玩起這一套來，那麼誰是林黛玉呢？」

淑芳和秀貞都指着我笑道：「這不是嗎？」我自然給她們一個滑稽的鬼臉看。大家笑着，已把沁珠的東西整理好。於是我們就一同下樓去參觀全校的佈置，我們先繞着走廊走了一週，那一排的屋子，全是學生自修室和寢室，沒有什麼看頭。出了走廊的小門，便是一塊廣闊的空場，那裏設備着浪木，秋千，籃球架子，和種種的運動器具。在廣場的對面就是一間雄偉莊嚴的大禮堂，四面都裝着玻璃窗，由窗子外可以看見裏面一排排的椅子和莊嚴的講臺。再看四面的牆上掛着許多名人哲士的肖像，正中那面懸着一塊白地金字的大匾額，寫的是：「忠信篤敬」四個隸字；這是本校的校訓。穿過禮堂的廊子，另外有一個月亮門，那是通學校園的路，裏面砌着三角形的，梅花式的，半月形的種種花池，種着各式的花草。圍着學校園有一道很寬的走廊，漆着碧綠的顏色，非常清雅。我們在學校園玩了很久，纔去看講堂，——那是位置在操場的前面，一座新蓋的

大樓房，上下共分十二個講堂。我們先到體育科去，後來又到國文科去。它們的形式大約相同。沒有什麼意思，我們沒有多耽擱，就離開這裏。越過一個空院子，看見一個八角形的門，沿着門攀了碧綠的爬牆虎，我們走進去，只見裏面另有一種幽雅清靜的趣味。不但花草長得格外茂盛，還有幾十根珍奇的翠竹，原來這是學校特設的病人療養院。在竹子後面有五間潔淨的病房，還有一位神氣很和藹的女看護，沁珠最喜歡這個地方。離竹屏不遠還有一座茶藤架。這時，花已開殘，只有綠森森的葉子，偶爾還綴着一兩朵殘花。在花架旁邊，放着一張椅子，我們就在這裏坐了很久。自然，那時我們比現在更天真。我們談到鬼，談到神仙，有時也談到愛情小說。不過我們都太沒有經驗，無論談到那一種問題，都好像雲朵走過天空，永遠不留什麼痕迹，等到我們聽見吃飯的鐘聲響了，纔離開這裏到飯廳去。那是一間極大的廳堂，在寢室後面。裏面擺了五十張八仙桌，每桌上八個人，我們四個人找了靠窗邊的桌子坐下，等了一會，又來了四個不很熟識的同學。我們沈默着把飯吃完，便各自分散了。

晚上自修的時間，我去看沁珠，她正在低頭默想，桌上放着兩封信，一封是寄到她家裏去的。

還有一封寫着『西安公寓五號伍念秋先生。』

我走進去時，她似乎沒有想到，擡頭見了我時，她『呵！』了一聲，說道：『是你呀！我還以為是學監先生呢！』

我便問她：『爲什麼不高興？』她聽了這話，眼圈有點發紅，簡直要哭了，我便拉她出來說：『今晚還沒有正式上自修課。我們出去走走，沒有什麼關係。』

她點點頭，把信放在抽屜裏，便同我出來了；那夜月色很好，天氣又不涼不熱。我們便信步走到療養院的小花園裏去。景緻更比白天好了；清皎的月光，把翠竹的影子照在牆上，那竹影隨着夜風輕輕的擺動，使人疑畫疑真；至於那些疏疏密密的花草，也依樣的被月光映出活潑鮮明的影子，在那園子的地上。

我們坐在白天坐過的那張長椅子上，沁珠像是很不快活，她默默的望着多星點的蒼空，嘆了一口氣。

我也不由得心裏起了一陣莫明其妙的惆悵，後來忽聽沁珠低吟道：『東望故園路茫茫！』

「沁珠，你大約是害了思鄉病吧？」我禁不住這樣問她。她顫顫頭并不回答什麼，但是晶瑩的淚點從她眼角滾落到衣襟上了。我連忙握住她的手安慰道：「沁珠，你不要想家，這只不過是暫時的別離，三四個月後就放年假，到那時候你便可以回家快活去了。」

沁珠嘆息道：「你不知道我的情形——我并不是離不開家，不過你知道我的父親太老了，……在我將要離開他的頭一天，我們全聚在我母親房裏談話，他用悲涼的眼睛望着我嘆息道：『我年紀老了，脫下今天的鞋，不知明天還穿得上不？』的確，我父親是老了。他已經七十歲，頭髮全落淨，胸前一部二尺長的鬚鬚，完全白了，白得像銀子般。我每逢看見他，心裏就不免發緊，我知道這可怕的一天，不會很久就必定要來的。但是素文，你應得知道，他是我們家裏唯一的光明，倘使有一天這個光明失掉了，我們的家庭便要被黑暗愁苦所包圍。……」她說到這裏，稍微停了一停！我便接着問道：「你家裏還有些什麼人？」

「我還有母親，哥哥，嫂嫂，姪女兒。」

「哥哥多大年紀了？」

『今年三十二歲。』

『那不是已經可以代替你父親來擔負家庭的責任嗎？』

『唉！事實不是那樣簡單。你猜我母親今年多大年紀……我想你一定料不到她今年纔四十八歲吧！我父親比她足足大了二十二歲，這不是相差得太多嗎！不過我母親是續絃，我的嫡母前二十年患肺病死了，她留下了我的哥哥。你知道，世界上難作的就是繼母。雖然我母親待他也和我一樣，但是他們之間的一種必然的隔閡，是很難打破的。所以家庭間時常有不可說的暗愁籠罩着。至於嫂嫂呢，關係又更差着一層，所以平常對於我母親的關切，也只是面子事。有時也有些小衝突，不免使我母親傷心。不過有父親周旋其間，同時又有我在身旁，給她些安慰，總算還過得很好。現在呢，我是離她這樣遠，父親又是那樣大的年紀，真像是將要焚盡的綠蠟……』

沁珠的聲音有些哽咽了。她面色慘白，映着那清冷的月光，彷彿一朵經雨的慘白梨花，我由不得將手放在她的肩上一——雖然我個子年齡都還比她小，可是我竟像姊姊般撫慰着她。沉默了很久，她又接着說道：

『當時我聽了我父親所說的話，同時又想到家裏的情形，我便決意打消到北京來求學的念头。我說：

「父親讓我在家伴着你吧，北京我不願意去了。」父親聽了我這話，雖然他的嘴唇不住的掣動；但他到底鎮定了一時的悲感。他含着慈悲的笑容說道：「唉！珠兒你不要灰心！古人說過：『先意承志，纔是大孝。』我一生辛苦讀了些書，雖然沒得到什麼大功名，然也就不容易。現在我老了，很盼望後代子孫中有能繼我的遺志的。你哥哥呢，他比你大，又是個男孩，當然我應當厚望他。不過他天生對於學問無緣。——而你雖然是個女孩，難得你自己小喜歡讀書。而且對於文學也很有興趣，所以我便決心好好的栽培你。去年你中學畢業時，我就想着叫你到北京去升學。而你母親覺得你太年輕不放心，也就沒有提起。現在難得你自己有這個志願，你想我多麼高興……至於我雖然老了，但精神還很健旺，一時不會就有什麼變故的，你可以放心前去。只要你努力用功，我就喜歡了。」

『父親說了這些話，我也沒話可答。只有心下感激老人家對我的仁慈。不過我卻掩不住我

悲酸的眼淚。父親似乎不忍心看我，他老人家站起來，走到窗前，看看天色，太陽離下山還有些時候，他便轉身對我說：「我今天打算到後山看看，珠兒同我去吧！」

「怎麼又要到後山去嗎？」我母親焦急的說：「你的身子這兩天纔健旺些，我瞧還是歇歇吧！不必去了，免得回頭心裏又不痛快！並且珠兒就要走，她的事情也多。」

「唉！」我父親嘆息了一聲說：「我正是因為珠兒就要走，所以叫她看看放心，我們去了就來。我決不會不痛快，人生自古誰無死，況且我已經活到七十歲了，還有什麼不足？」我父親說話的時候，兩眼射出奕奕的光芒，彷彿已窺到死的神奇了。

「我母親見攔不住他，便默默的扶了我姪女蕙兒，回到自己屋裏去了，不用說，她自然又是悄悄的去垂淚。我同父親上了竹轎，這時太陽已從樹梢頭移開，西方的山上，橫亘着五色的霞彩，美麗嬌俏的山花，在殘陽影裏輕輕的點頭。我們兩頂竹轎在山腰裏停下來，我扶着他向那栽有松柏樹的墳園裏去，晚涼的微風從花叢裏帶來了馥郁的野花香，拂着老人胸前那部銀鬚。同時聽見松濤激壯的響着，如同海上的悲歌。」